

尚

書

譜

尚書譜序

源道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考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  
余亦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措其人惟怪之欲聞  
何則行悖常謂之怪書殘經謂之怪藏字詛人之經有雜則  
知藏難定則知發其失亡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求得  
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也如  
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其心青天而白日其事正大而光明  
是謂中庸之行是謂聖經之正若逆經值時惡家被祿切畏  
難不敢藏難定不知發歷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思  
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  
梁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  
間聖孫名安國者專治古文造為偽書有謂以今文讀之因

以題其家蔡誓十六篇顯行於世然革成周之福業反含頡  
之科斗涅殿先祖父以不從周之罪此豈近於人情且辭麗  
而諸所引悉不在故偽收而書廢此一怪也底東晉時延四  
五百年間稱士曰東甬讀者見安國書推來人不省惜造  
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哥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  
臧曹曹授梅明遂獻上而施行焉蒐奇摘異著于篇指引無  
遺人遂信為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冲  
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  
前漢人不曰遺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惟蔡誓十六篇連傳  
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冲蘇愉皆誣之耳此二怪也然  
舜典篇首慎徽突出讀者終不免疑故好事者造為南齊建  
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偶見二十八字伏法未

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此三怪也。魏魏聖經安國亂之則漢武之世該亂之則興午之東方興亂之則齊隋之間霸尚欲固朝諱故防豫孔傳倫鴻林達融冬朋安國而殘賊聖經柳曹頤穎達沉朋謚而殘賊聖經穎達沉又朋方興而殘賊聖經不特朋謚而已尊謚古文以為真安國古文不知安國伯胤覆亡之不服謚特冒稱之耳曾何足戴朱子曰古文來晉時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不惟朋方興而已推方興二十八字以為今按古文孔傳所有不知五篇復出殘經且考之十三經注疏二十八字之下孔傳元無一字訓釋替言至此寧不汗顏而此頤秦火至漢定十餘年耳親發所藏已亡三分之一安國時已遠反增十六篇謚時綦遠反增二十五篇假令共王王淮陽不徙難徙不於魯

雖魯不好治室雖浴室監祖不恐壞聖宅又漢法嚴畏不敢  
則所云藏書軍不與孔壁之沉同歸腐爛孔氏終不自發發  
書矣無而為句得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純蓋劉歆冒  
稱安國序散各篇私增偽序奪後出之秦誓足廿九之篇曰  
使聖人正經反附偽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出吳先生  
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為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  
麗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便古文廢興之由先  
後義借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未備以承吳先先生  
之志蓋復聖經之舊云

尚書譜卷之一

旌川梅鷲學

史記孔子世家曰：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世，乃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等語。序易，承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鸞曰：稱夫子賢達於堯舜，子亦有若稱生氏，凡亦未有此于夫子三子之智，足以知夫子大經為萬世法矣。

尚書全經目錄譜第一

虞書

五篇

堯典

汨作

九共

棗鈇

皋陶謨

為天下得人者自堯始，故以堯典名篇。昔數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之由，乃堯克讓之，帝復選徵庸，務稱即位，修方本末，詳悉皆為汨作，故曰虞書。禹夫子之持竿也，漢儒稱十六篇，今定為五篇者，孔安國集序與增，大為漢裂，蓋搜聚諸二大共，晉古文所從，安國張霸而大焉。漢安國傳以為非聖經之真定，為五篇云。

夏書

四篇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堯征

鄭康成以虞書十六篇是書四篇總稱虞書二十篇今定此篇在四篇云晉人假為孔安國傳以帝堯沃湯征汝鵠汝方并附堯征之下共為夏書九篇皆以堯不足從也

商書

三十一篇

帝告

堯沃

湯征

汝鵠

汝方

夏社

疑至

湯誓

臣扈

典寶

仲虺之誥

湯誥

明居

伊訓

肆命

祖后

太甲

咸有一德

沃丁

咸又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說命

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古文太甲盤庚說命皆增三篇二字成又增四篇二字今以聖經原無刊之定為其書三十一篇云

周書

三十七篇

秦誓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葵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台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立政 周官 賄爾慎之命

宅姑 君陳 碩命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秦誓晉古文依宋刻尚增三篇二序預命漢晉書文皆  
裂榜廢王之語非聖經本真今刪之定為三十七篇云  
驚曰虞書五篇要書四篇商書三十一篇周書三十七篇  
定為七十七篇考諸序而知之也後之作偽者迭起保欲  
合乎百篇之心分龍贊製非聖經之本真矣以左傳考之  
三皇五帝時有三墳五典周成王時有後命魯語又諸書  
所引不任經之內  
者亦夫十所刪也

尚書序譜第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

聰明三句叙曰若以下至帝曰往欽此讓於虞舜一句叙

約而意獨王賢人以下不能如此識其大者漢孔安國造

古文製出字於增序一首考其言說薄不道求晉古文無

能改於其德今以帝登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

九共彙飲九共二字阜陶矢厥謀禹成厥功帝舜中

之作阜陶謀叙帝曰以下意增大而益從四字今則禹

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

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義

和洒淫廢時亂日惰往征之作惰征 自契至於成湯八

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登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

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

亳入自北門乃過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

桀升自阿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因得稱殷仍有  
罪四句為湯誓

墨子亦述此在  
阿誓師之辭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

臣扈

扈多遷縣國之社始於夏  
之既而不可湯之無已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

伐三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於大

桐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咎單作

明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洸洸

太甲繼作  
壬立元年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

思庸伊尹作太甲列女三  
篇二字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

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大戊亳

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

刑去四  
篇二字 太

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澗

甲若相作河澗

祖乙祀於耿作祖乙

祖乙自那遷耿  
今得祀此盤庚遷

盤庚五遷行治毫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高

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古文四篇

夢求四方之賢聖遂言爾象又云件以形音求於四方

因孟子服象以言說築傅岩之野惟尚傅岩又用序文寫

形身求諸涉吐誕序言夢得說之名求其儀容以命象工

仗各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簡易明白古文羣臣百官百百

工初高宗祀成湯有飛雉升鼎且而鹵祖己訓諸王作

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晉閔武庫有雉飛而出祖己訓諸王

既效此殷始咨周周人秉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

言之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

渡孟津作泰誓武王伐商在十一年訪道在十三年史記

非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

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子作武成孔古建案詩

歸戰故  
曰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可見

非十年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奕作分器

西旅獻獒

大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尚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

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

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

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

公於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有伯禽康誥康誥以封伯禽康叔唐叔是

成王在

豐欲宅洛邑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成周公

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

以王命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台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與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來伐淮夷遂踐奄作成

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 成王

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

燕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饗

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

周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右

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右陳 成王將崩命名公畢公率諸

侯相康王作頌命 此下漢古文分康王之誥增序一首晉古文亦用之律以正經刪去 康

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為周

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

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訓夏者訓革夏以贖刑六年非者所取舍交夏 平王

錫晉文侯桓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

奕並與衆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收

諸穀還歸作秦誓 辨公因其能得近連善者其後能復不  
已聖人其取之徒持其志之可取不以

人廢耳若夫  
學所引是已

驚曰吾於尚書全經目錄之後即繼之以尚書序譜有旨

哉有旨哉辟之綱馬有綱綱舉而目自張辟之裘馬裘有

有領領挈而裘自直人之有身不知身之尊在元首人知

有服不知服之上有元冕人知有淵不知淵之出在水原

人知有枝不知枝之附在木本攷治者歲終正歲會 終

正月要旬終正日成聖人之經正猶一歲一月一旬之事

也聖人之序正猶歲之會月之要旬之成也明經而不明

序猶歲終而不正歲會月終而不正月要旬終而不正日

成不啻若替者無相依依焉雖欲索步其可得乎太史公  
曰孔子序書劉歆亦曰孔子叙書班孟堅曰孔子著書百  
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馬融鄭康成王肅之流皆以為孔  
子所作全經不得序全經之目錄無由而提挈古文不得  
序古文之遺補無由而援繫汨作九共之目錄人據之而  
作十六篇五子歌清征之名晉人據之而脩廿有五篇人  
有言曰君子不得聖人之道無以為君子盜不得聖人之  
道亦無以為盜正類此也惜夫穿穴之泥茫茫營故意謗  
傷以箋注觀者則曰無所發明以歲時素者則曰不得經  
旨余甚傷之甚憫之譜次於全經目錄之後嗟夫嗟夫孔  
穎達蔡仲默輩而得見我此篇共不汗顏而泚頰默自說  
曰吾為昔人所愚墜靈曜于峻嶮之淵溺矣悠哉惜夜不

陽白首沒身不知覺寤幸今有人搗赤手取之而浴之于  
咸池之內升於扶桑之上



尚書譜卷之一 一之二

淮川梅蔭學

伏生藏書于壁譜第三

伏生秦博士其藏書因秦之暴廢學禁書故也史記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博士七十人爵為壽侯射周青臣進頌博士淳于越曰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貽皇下其議李斯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議官也禁之便諸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守尉雜燒之倘詒詩書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跡為城旦所不去者贖樂卜筮種書之樹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嗚呼秦之焚書有自來矣臺猶五帝姍笑三代戲薄先聖燭滅經術雖云穿

斯教之然所以愕其侈大之心而堅其猛悍之氣者呂氏春秋憲天之說實啟之也五帝三王雖神聖然以天視之則其神聖不及天又遼矣水德王者未嫌於金德水德王者不滿於火德憲春木德憲夏火德憲季土德憲利金德憲冬水德一一法天而功過五帝矣夏尚黑乃水德之色殷尚白乃金德之色周尚赤乃火德之色春憲尚青夏憲尚赤亦夏季尚黃秋憲尚白冬憲尚黑一一法天而德兼三王矣恃此二語此砥柱於胷中是以淳于越之諫萬言而萬不當矣李斯之議一出而會遂其適矣使先無憲天之說鑿於心隨驟聞斯越之辨豈無然疑之或作或違久之隙正色之重臣出焉排斯而伸越庶幾辯攸之不難未可知也故曰焚書之禍豈獨李斯為之哉其所由來漸矣比始皇所為惡與焚書同而焚書

一節罪尤浮於桀紂方其聞越諫而即下其議良心猶在李斯一言遂肆行而無忌是則李斯罪之使淪於桀紂而又浮之也斯之惡豈止十倍康來而已哉僕六經不贊得方正騷閭之士置諸胡亥左右不得指山麓之虎直作十二閭之馬也按誅趙高而國脉長矣又或重臣援三代天子之禁無易樹子之法煥揚撫軍監國之前星不終監北斷萬里之地脉也國本正而人心悅矣惜燭灼之徒腥聞在上上帝不矧斃其國本殄其二世崇延於後災起牧羊棺與死屍悉燼烈燄是豈有物焉能咻嚮嚮出出者哉不道之招乃必然之理而天定之勝非人力所得為者矣

史記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

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

司馬子長欲然伏生藏尚書事故先叙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年老使晁錯往受尚書於是乃言秦焚書時伏生能壁藏是經以此推之可見尚書者伏生壁出之二十九篇也求能治之天下無有者可見伏生外更無有藏是經之人也無藏是經則無由見是經無由見是經則無人治是經矣故曰天下無有也孝文朝有是二十九篇之尚書者伏生弟子有以止之朝也聞伏生能治者弟子謀讓不敢自任能治自惟受業伏生伏生又作大傳以教故弟子咸薦而孝文聞之也且尚書出自古伏生亦無忍諱馬是晁錯往受其講明文義訓詁名物耳非為無此二十九

篇而求繕焉之也因老不能行之句遂創為不能正言又使女子傳言又云齊人語與頌川異罷錯不能識以意屬讀而已其誣甚哉壁出本真何待老言豈至屬讀二篇合一遂推秦時年纔四十齊魯之間弟子布滿何有女傳偽言無當豈足輕信割裂正經改竄本真於以便其售偽之計耳凡此浮辭濫說子長所不道者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母若昔人之耳聽於其偽者習與性成而不可悔化也哉

西漢書藝文志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筆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燬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

史記但言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而已至漢書則於伏生

之下特加獨字其意云何子長之時無共王壞宅之浮言  
天下所聞朝廷所知惟有伏生而已但言藏書而不必長  
語可也然於孔安國但言其專治古文古文滋多於此矣  
而未嘗言其壁藏也於共王但言其好治宮室而已未嘗  
言其壞孔子宅也孔安國之治古文亦絕口不道共王壞  
宅以書遷已也子長所不載安國所不道而忽出此語於  
哀帝劉歆之書廣記備考史氏之林自焚書之後迄於武  
帝宣成之間孔氏實無藏書之言人亦無有言孔氏藏者  
則藏書於壁者獨伏生一人而已孟堅所以獨加獨字之  
意誠恐後人錯認哀帝好事之言以為與伏生同功一體  
之稱也其言微矣以備參考固不捨弃而實錄之重尤不  
敢忽此孟堅所以亦為良史也穆穆布列不云少矣而其

間不阿意以為容獨淳于越一人而已博士三十不云之矣而其間望經而不致盡焚者獨伏生一人而已匪不惜身也惜先聖之經甚於惜身匪不愛家也愛先聖之經甚於愛家碑猶保家之子能收藏先世箕裘之業而固散失墜碑猶守成之主能保有先代所重之器而固敢隕越虛使凶威如燄酷烈而周旋其間不避凶暴不辭艱阨卒之天地神明保托扶持素滅而善傳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幸存而未盡泯者孰謂非一念精誠之所感通者哉出沒於魑魅鬼蜮之地而啼呼顛沛不敢跳梁作尊於其旁深納於烈風雷雨之麓而從容揖讓固以凌亂迷惑干其志有功聖經當載太常而銘素鼎與伊摯呂望並驅而事先矣而其德宇踞度亦豈庸常所及哉臨川吳先生詩云先

漢今文古後晉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漢高帝  
曰蕭何之功固大矣得鄂千秋而益明吾聞進賢受上賞  
於是又封鄂千秋吾於吳先生亦云

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崩於沙邱平臺二世皇帝元年伏生是  
時年已五十矣是年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  
自立為楚王山東郡縣少年皆秦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  
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者為伐秦不可勝數也武臣魏咎  
田儻各自立為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孔子之後名  
甲者抱祭龍而歸陳涉為涉傅士其後卒與涉俱死於秦兵  
陳涉起兵事甚微澁然縉紳先生抱祭龍而歸之者何也蓋  
其抑過於秦一旦發憤於陳王以為秦民之湯武云耳

伏生藏書於壁倦倦不忘發以習諸己以淑諸人豈特若



畏夫之望歲勝虜之亂秦之天下鼎沸矣是臣即思出其  
所藏然猶恬然不即發經其故河哉兵家勝敗事不可期  
秦兵尚強一戰勝敵掃厥行法重刑如故畏之而不放也  
或曰方秦虛設伏生藏書安知孔氏之不藏哉以伏生之  
懸懸於懷知孔氏之亦懸懸也畏秦法重故昔不敢出諸  
口耳余慮之曰此不可同年而語也藏書於壁懸懸於懷  
遵養時晦相時而動伏生是也秦所指目罔敢嬰觸實不  
藏書矣知所懸孔氏是也若孔氏既與伏生同藏書何不  
與伏生同發書哉曰孔氏不藏書共王局為而還書哉曰  
親藏而親出之固其出之勃慟其藏之苦吾從而信之藏  
書之人非發書之人則其藏也為無藏發書之人非藏書  
之人則其發也為虛發吾是以誰之而不信凡說為發書

之謫不得不設為藏書之詐以張本為不然何待共王之  
言既行然後孔氏始知有藏書之言耶偽之生偽相為首  
尾無非欲古之偽書之五行耳吾是以知二偽相因而起  
學者無為輕信之也因漢定即發出者其情真其事實因  
孔氏不知有書者其情假其罪重

三年趙高弒二世立子嬰殺趙高立四十日楚將沛公破秦  
軍入武關至霸上子嬰降軹道傍月餘項藉入秦殺子嬰焚阿  
房宮三月大不滅沛公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  
按秦苛法雖悉除去然當兵大起之際方為逃難之後伏  
生猶未得出其所藏

高帝元年至五年冬十月漢兵違項羽至圍陔十二月至垓

下

項羽誅漢猶未定伏生亦未得出其所藏

伏生出書於漢定讞第四

六年諸侯王皆上說請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汜水儒林傳伏生藏尚書於屋壁其後兵大起漚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按是時秦滅項誅漢已定矣伏生始求其壁藏之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時伏生年當五十有餘矣二十九篇目錄列於後

虞書

傳二篇 汜作九共書則三篇七

堯典 皋陶謨

夏書

傳二篇 天子之使書臣二篇七

高齊 甘誓

商書 誓 仲虺之誥 湯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仲虺之誥 湯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湯誓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誓 仲虺之誥 湯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仲虺之誥 湯誥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序

以上伏生出其壁藏得二十八篇序一篇合之共得二十

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者此也恭普後出何云即教可見先儒之緣妄

驚曰太史公載伏生之事特為詳悉其藏於壁出於壁因焚書而藏漢定而出所得之目與夫即以教人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言尚書山東諸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萬世不刊之功歷歷然如指諸掌但失亡者多學者是以不得賸完經作偽者紛紛於後然尚書得立學官於朝大臣鴻儒皆傳尚書又文帝求治尚書之人詔太常遺晁錯傳授之力也後人不能知太史公精微曲折之意顧乃造作言語妄肆謗傷益其信偽之甚勇故其立言之惡邪惟其立言之惡邪故其悖疾之不知然則晁錯之受安有差謬也哉張生歐陽生博士在朝者亦決不便至於差謬也由此

觀之售偽者非能欺人人自不忠不察而墮於自欺焉耳  
辟猶泛舟河洛而昧維舟之績局局焉致墜於白圭不亦  
異乎

高帝十二年夏四月帝崩惠帝元年伏生是時年五十有餘  
矣四年除挾書律七年秋八月惠帝崩

即位汜水漢已定矣孔氏藏書猶不知出想秦項雖亡律  
未除去或考有司習秦苛法持挾書之律羅織孔氏罪亦  
難逭故不敢輕犯也然伏生出書於漢定之日過教於齊  
魯之間有司無羅織之心伏生膺尊寵之詔然則謂孔氏  
藏書於壁與伏生同者乃好事者之假託而非實事歟今  
人情貯物于積猶不忘時加展省况以土親聖經并置如  
遺茫然不知猶謂其藏書為實而非偽耶

高后稱制元年是時伏生年已六十有餘矣八年秋七月太  
后崩

文帝元年伏生年已七十有餘矣文帝十年伏生已八十有  
餘矣至帝末年已九十餘矣好經之主求治經之切聞伏生  
能治即使召之憫老不能行詔使晁錯往受之其所以尊榮  
之者至矣假令先聖之裔有能藏經於壁取經以進吾不知  
帝宜如何而尊崇之宜如何而顯榮之而孔氏之門卒無一  
人肯出所藏以應文帝之求者其故何哉其妻子吳奴目擊  
斯事者曾無諄諄然聚於而謀曰愛經之主不世出頃蒙主  
上寵榮伏生如彼吾家經術道興之候也壁經不發則與焚  
膏蠹秦同歸殊塗俱就滅亡矣貴於藏哉內愧於本心上負  
於聖主吾不忍為矣今不見有一人不聞有一言蓋其先實

無所藏故其後亦不知所發其先實不自擊斯事故其後亦  
寂無言及斯事豈不較然明甚矣哉

史載尚書序譜第五

史記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  
何如岳曰替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蒸蒸治不至姦  
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  
女於鴻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此條  
見子長與孟子周孔安國治古文川恭摯作記然崇堯  
典一篇然舟典則其序顯然見於古意之表深得孟傳彷彿  
歸書也傳階如安國語方與不足  
言然傳如謂述復事不厚願哉

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至於是舜歸而言

於泂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云

云



於成湯時其言又失次第今據序乃伏○若單作明君

生之書蓋自為一篇若小司均乃分五篇首○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伊

湯今書之下作伊○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

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貢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

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迎作太

甲訓三篇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於亳思帝伊尹作太甲帝沃丁之時

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若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序曰帝

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贊

言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又作太戊序曰帝太戊

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序曰太戊贊於伊帝

仲丁遷於囂序曰作伊河亶甲居相序曰作伊祖乙遷於

邢序曰祖乙北

帝盤庚之時既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

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皆胥相怨不欲徙盤庚

乃告諭諸侯大臣曰

云

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地

作盤庚三篇

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  
說民治胥怨作盤庚

武丁夜夢得聖人名

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

野得說於傅險中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

以傅險姓之跡曰傅說

序同但文  
擇而行之

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

雉升鼎耳而鳴武

十八篇出於壁藏古文東晉時方出歲時尤後也若日望祭  
沉曾不知祭使其良心亦已甚矣劉於辨習辨其數數豈不  
既哉人曰其日有武王病天下未集尊公懼穆卜周公乃後  
則吾未之信也

齊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序曰武王有疾管叔蔡叔羣

弟弑周公與武庚作亂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

放蔡叔序曰武王崩三監及亂交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

於宗宗微子世家云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

後作微微子之命以申之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

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

天子之命初管蔡多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

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序曰康叔

得命康叔諸天子之命作嘉禾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

餘民封康叔作成王在豈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

康誥酒誥梓材

周公復卜申視卒營蔡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

道里均作台誥洛誥序曰成王在豐殺宅洛邑使台公先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作洛誥卜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以王命作多士周公作無逸名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

淮夷踐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緇殷

命製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逆踐奄作成

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燕邦作多方燕

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召奭序曰

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周本紀成王既伐東夷息慎

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

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

士魯國治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序曰

既沒王命蔡仲之命 ○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

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

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序曰周公在豐將沒殺葬成王葬於畢

畢音周公 ○本紀成王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

廟中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

欲以篤信臨之作頌命康王即位攝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

業以申之作康誥 序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頌命魯曰太文公用魯國古文此誥

康王誥序今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序曰

康王命作畢命 ○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誥

太僕作棗命 序曰穆王命冢牙為周大司馬作冢 ○甫侯言

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 序曰呂侯命冢王刑冢續刑作呂

○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度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

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序

考周紀晉世家謂文侯之序序曰魯侯伯禽定

並與來師不問作費誓

○秦本紀穆公自茅津渡河封戲中戶為發喪

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

云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

太史公於伏生壁中所得經二十八篇并序一篇總之有

二十九篇之書法矣又采取其經序之文入於史記之中

者班班可考如此子之見太史公之尊我夫子焉子之見

太史公之敬信我伏生焉子之見序與七十七篇之經同

出於藏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書焉子之見序與正經同貯

於秘府博士職是書者請以問說于人主之前焉子之見

焚書之時同藏于伏氏之壁漢定之時同得於壁中之書

馬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二經并失

子十翼同稱曰十二篇虞夏商周之書夫子卷七十七篇

都為一部又自序言其作書之意為一篇及漢定所得于  
長史不分別孰為經孰為序總曰二十九篇與藝文志異  
十篇為經者同古故曰于之見太史公之尊崇吾夫子凡  
史遷所記唐虞三代之卒紀世家列傳靡不據二十八篇  
之經而序文之述亦靡不班班可考於卒紀世家列傳之  
中敬生之書有若神明而其人亦隨而敬信生之書有若  
四時而其人亦隨而信故曰于之見太史公之敬信吾伏  
生兩漢三代洪傳碩大之儒皆言序為夫子所作無疑或  
者乃曰非然則亦夫子口傳文學之士游夏所為或者又  
曰非然則亦文學之士再傳高弟所為然源遠而末益分  
易失於意之所使今序文明白簡易而微妙無窮提挈綱  
領而大義可尋有非常情所易及者故曰于之見序與七

十七篇之經同出於嬴秦之先上聖大知之所為周禮外  
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召於四方師氏  
掌以嫩詔王秦設官雖不盡同周制然切於日用而不得  
不同者雖百世可知也其置博士掌通古今秩比二千石  
多至數十人不先有以掌之其熟得而訪之不先有以貯  
之其孰得而掌之故曰于之見序與正經同貯於秘府博  
士所職時以間說於人主之前伏生為博士正掌尚書經  
者平生精神心術盡萃是書欲得顧問講論蓋脩是書一  
旦遭時燬灼不忍墜經而弃序取出即以教人要當提序  
以明經故于之見秦燬時同藏于伏壁漢定時同出諸壁  
中意伏生之于二十九篇愛護辛勤如此其極于長之於  
書法豈尚嚴肅靡有苟且奈何冒沒輕饒之徒肆其媚嫉



并吞之巧孔安國甘散序於各篇之端使二十九篇之目  
俄空其一篇此賊之魁也張籍以秦誓三篇然易齊典蓋  
禮典序三篇縱志抄畧無稍美當此賊之黨也讓於虛序  
此克典序文括二聖至德之光聖於千載言約而意盡矣  
既無舜典安有舜序譏歷試諸報不足以盡一篇之意者  
非所謂認賊為宗乎晉人冠畧魏絳辛箴者謂之經文先  
秦聖序平正通達者謂之贅疣非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乎其他相類不言者倣此康誥成王命周公封康叔之誥  
也史記故典昭然可考乃逞其臆說以為武王之誥怒其  
萌爾芽以悖太陽何其不知量哉聊舉一二以見其餘此  
賊之不辨菽麥望風奔潰者也垂涎冒昧變詐百出而卒  
不敢攘伏生所出之序以為己出者二十九篇之書法一

出而班班復見於史記之中終不可得而昧其是非之本  
心也偽秦誓十六篇出矣而卒未嘗言序與西漢古文同  
出者伏生之出在漢定之初故也二十五篇出矣而卒未  
嘗言序與東晉古文同出者二十九篇之書布在史記故  
也假令無史記則造為大禹謨者吾不知其有幾人為皋  
為舜與益稷康王之誥者吾不知其又幾人為伏生誠有  
功於聖門太史又有功于伏生

以上一卷之二譜二十九篇聖藏之正經為伏生有功  
聖門之元勳

尚書譜卷之二 二之一

莊川梅鶴學

孔安國專治古文譜

孔安國者孔子十一世孫也聖孫子思假生子上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其生子高穿穿生慎為魏相慎生紺為陳涉博士死於秦兵紺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廷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也然漢定不知出惠帝除挾書令文不知出而謂其藏書其妄說也太史公司馬遷與安國同武帝時人且嘗朝夕從安國遊者其作儒林傳叙伏生事甚詳叙安國事甚畧先言文帝治太常使晁錯往受伏生尚書因備述其壁書出書教書山東諸大師皆涉尚書以教且述張生歐陽生孝言歐陽生教千乘兒

寬寬又受業博士孔安國始為弟子都養次補廷尉後為御史大夫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微不能明也本末甚備如此及孔安國則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洛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今將十六篇古文目錄列於後

舜典

汨作

九共

大禹謨

益稷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武成

旅獒

冏命

是十六篇者子長言孔氏有之而未嘗言其出於壁雖安國亦未嘗言壞宅所遺也劉歆班固亦皆言十六篇與子長十餘篇合則此十餘篇辭鄙淺而文多脫雖非聖制之

正經而實為安國之古文後人乘其捨擊廢弃之隙遂以  
東晉方出二十五篇之古文默冒而充之則其歲時先後  
數目多寡如晝夜之限甚明一毫不可得而紊者矣

驚曰古文科斗書凡更幾變而後至於周矣周成王時史  
籀始為籀文則籀文者周家之文也時王之制度也為時  
陪臣不從時制文字時王其謂我何臣子之心其意何居  
夫子曰惡好自用賤好自尊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  
身者也子思子曰今天下書同文夫子子思言之而自食  
其言有此理也乎哉故吾以古文必非夫子子思之所傳  
成周天下一統籀文顛行反古文而不同今文豈不駭人  
耳目哉或曰時王斧鉞力不能討陰用其文傳諸後嗣耳  
曰聖人不類亦臨無射亦保豈有身居周世而陰用上古

之文書在己之載籍獨善於家哉吾意安國為人心也機  
譬了悟使習科斗文字積累有日取二十九篇之經既以  
古文書之又日夜造作尚書十餘篇雜之經內又裂出數  
篇以為伏生老耄之誤合始出數人曰家有古文尚書吾  
以今文讀之是始以古文駕今文而取勝終以今文定古  
文而微賈其計可謂密矣曾弗思聖祖哲孫曷嘗反古道  
革時制自食其言也哉且博士所掌先秦之真本也豈敢  
私改本真營惑上聰罪焉違諸君或不寤人必待之矣學  
者知古文不宜有而正經不可裂則安國晚出之私書亦  
焉得而掩其肺肝之如見哉

孔安國私增序文

虞舜側微克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報作舜典

安國既裂正經增序與篇名故不得增序與序文也  
微有錄在下也克聞之即克曰予聞也聰明者序以稱克  
竊以稱身也烈風雷雨而迷之後缺無一言擬以序序全  
然不同祭沉無伏序與二字之前猶擬二十八字之下今  
以正經序無則之凶子引克與曰二十八載云女子長作  
本紀曰序銘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克善之乃使序稱和  
五典五典能從中問可裂序與序篇首可着一字序序文  
五諸何篇乎沈不但不讀史記兼孟子亦不之讀也彼哉  
快哉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田之作大禹臯陶益稷

自臯陶曰至并品言曰俞首句所叙自帝曰來禹至師汝  
思古次句所叙自禹曰都至本第三句所叙流於長故曰  
作臯陶謨安國因作大禹謨故私增大禹二字因裂出益  
稷故私增益稷二字殊不知大禹謨篇在前當先曰大禹  
矢厥謨益沈當詳曰序文清次今不言何故大禹謨篇詳  
讓大序字宙間獨我見今叙無一言及祭沈當詳曰序文  
全無發明今不言又何故無乃亦有  
所孤疑於心乎不能遂克乃自賦

康王既尸天子位遊諸諸侯作康王之誥

安國裂出康王之誥故私增序文正經本無康王之誥安  
得更有序文哉子長割奔與序而存康王之誥序是則必

有微意與典蓋程安國已入十六篇而康王之語本入十  
六篇蓋安國晚年方裂出康王之語然與康王之語  
同增篇名增序文自為一類大為益程國夫子  
原序而增二篇名止四字耳學者不可不知

安國古文秦誓

馬融云秦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  
末氏有得秦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以教人孔  
穎達曰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馬遷在武帝之  
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并云伏生所出但伏  
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  
事與秦誓事同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延安十四年黃門  
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太初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  
古文秦誓三篇語多不協今考其類行於後

妻敬



昔者嘗怪先漢恭誓辭甚鄙俚而詭經背理自人主以下大儒文宗莫不采取天下求傳而人誦之雖博士職掌經者但不肯置對而誦不敢出一聲與之舐校是非傳之數十世亦莫不從風而靡其故何哉慨自秦世持亡秦祖襲之誠驗天下固已傾心趨向之矣豈高祖斷蛇雲覆之祥從者以此畏服天下以此歸心游士以之曉譬諸侯辨士以之開說人主擇周武王之事與此相類者以之發辨婁敬曰師渡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孔穎達曰偽恭誓有此文當時偽恭誓未出然則說客辨士之言作偽恭誓之濫觴也偽恭誓之篇立斷蛇云覆之亦讖也孔安國選擇人情之所喜談而樂道者以造古文故言出而人自信采拔時俗之所習尚而趨向者以載古事故理而人莫察雖有至理將不暇辨雖有

正經將不敢較辨則犯時世之所忌而校則干人君之赫怒  
將以是為大不敬也作此篇者喜不自勝固無暇慮及於文  
辭之不雅脩而亦無暇以不雅脩而訾之者不然當時天下  
豈獨少以馬季長哉若夫宣帝時河內女子之所獻與夫元  
成間張霸偽造之所傳則因默奪安國古文之鵲巢以來晉  
人古文之鳩居故多為變閃之言使人不得而捕其蹤斯固  
不足信也已矣

董仲舒對策

武王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有火流於王屋化為鳥其色  
赤其聲魄周公曰復哉復哉

鷲曰一真而一偽則真者不待辨而明俱偽而一近理則  
近理者不待尚而勝曷謂真二十九篇之聖經是也曷謂

偽古文泰誓十六篇是也曷謂俱偽而一近理先漢一

泰誓十六篇語怪而文滿偽之不近理者也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語去怪而文多存偽之近理者也不近理者始莫知其偽人主以下莫不誦習以為真浸之露其醜久之大露其醜然猶不至徹廢迨及東晉古文二十五篇者出又偽為安國作傳與大序於是欺人曰此真孔安國之古文也真共王發宅之所遺也人不知其彌近理而大亂真隨而自昧其本心顧曰無理之古文尚認以為真顯行於數百載近理之古文可不徑認以為真不可真之古文尚張為孔壁所遺最可真之古文獨不常真張為孔壁所出遂不復三思而考究其奪真之所以然又以流落人間一句文飾其兩漢三國西晉茫然無蹤跡之實從而和之曰近

理至此復以何者而謂之真殊不知董仲舒漢世大儒朝夕  
從安國遊安國宜出其近理之真者與仲舒切磋究之而  
仲舒聞之稔當以對天子之問策顧乃弃其近理之真迷  
其悖理之偽且以之大對於天子之庭何其大不近人情  
邪對策而出必為安國誦之安國又直視其三對而曾無  
一言以正仲舒之失又何其亦不近人情邪至其晚節縱  
陰開陽之說執迷不悟為弟子不知所誡下獄幾死蓋崇  
信聖齋以偽古文為真聖人之書故用之不疑夫仲舒但  
知先漢恭誓而用之安國不知東晉古文而正之漢武不  
見東晉古文而取之則其書出之先後歲時各有定限而  
東晉古文雖近理斷不可以上冒安國古文豈不彰明較  
著也哉

武王本紀

太史公作夫子世家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又曰至今言六藝者皆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夏商周贊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漢贊曰以亥為正黃屋左肅帝冠竹皮冠言其與三代侑矣世家晉太伯至德列傳肯伯夷得仁允矣其折衷於夫子也至作周武王本紀何其大不折衷於夫子哉皆勦取先漢秦誓之文而東晉秦誓之文近理者半言隻字莫取何為也哉子長一旦驟不好奇耶子長從安國遊之日久矣一旦驟不心服安國也邪意者以高祖斷蛇雲覆之祥與周武王事大相類聖人之彌孫所傳故不疑其非聖人之書而直採以作本紀也哉其心以為未始不折衷於夫子也哉東晉古

文實出於東晉之時非安國作是以太史公無從而採取也哉曰安國專治古文古

文體之別猥并之蹤孟浪之辭無忌之情皆在所當討清者矧歲時之限速書之考彰彰如此乎哉

劉向說苑

仲高大儒也子長良史也有司皆漢卿大夫也劉向博極羣書也皆以為聖裔所傳別無定本深信不疑引用不擬秦誓中附下而固上數語不惟有司引之入於奏議劉向作說苑亦引之與有司同後世陋儒懷二志于東晉後出之古文欲挽之使上充安國之定本遂推出劉向所引用之定本一以為河內女子所獻一以為元成時張霸偽為而不知大儒良史羣臣及博極羣書者逆逆引用顯明如此若東晉古文則絕無一人談及者不可得而掩飾誣罔也吾不信大儒良史名臣博極羣書者之所引用而反信陋

儒之私意小知也。抑然則西漢恭誓言難遠理而實安國之古文東晉古文言難近理而實後出之複偽。

李願集註尚書

孔穎達曰：李願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願何由為此言。」

驚曰：穎達之言云耳，可謂言之放紛。心之頗僻，知之昏庸。思之顛終者矣。穎達學不正於仲舒，才不長於子長。博不侔于劉向，由穎達言之，謂之偽書。由安國當時言之，謂之聖書。故仲舒以對天子，子長以紀武王，劉向以作說苑，穎達安能奪其常時所謂聖書，而以為偽書耶？今姑無暇論其書之偽，但一旦奪其心術之所存者，而以為非所存，則不惟欺安國之本心，抑且欺穎達之自心矣。斯不亦見其



言之放紛者乎言出於心放紛由其心之頗僻也偽之角  
偽其道不容以兩立邪之勝邪其情必歸於致隆穎達之  
心欲前偽之亡而後邪之勝故不得不痛抑前偽而死黨  
後邪也斯不亦見其心之頗僻者乎由吳才老之古則以  
其書之詰屈聱牙而知其文從字順者非古由朱文公之  
古則知其後時方出可疑之甚大叙與孔叢子相似同是  
偽書由草廬吳先生之言則以其體製之一手采掇之可  
訂平緩卑弱之不類漢文斷其偽穎達既不知涇渭之辨  
又不考歲時之限又不能根柢之虛猥以近理而多方致  
隆斯不亦見其知之昏庸美乎西漢古文偽也東晉古  
文亦偽也但泰誓十六篇實出於安國安國故為作傳不  
獨安國作傳至杜林賈逵馬融鄭玄等猶相繼作傳不已

今反曰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二十五篇之古文東晉時方出西晉三國兩漢所未之有未之見者而一但偽為安國似傳與古文忽然而突出此晉人之姦詐巧譎而顛達認以為真而不知西晉以前儒者皆謂逸書况安國哉斯不亦見其愚之類繆矣乎余因知晉人冒安國之古文而又假安國之序傳者亦以安國曾傳泰誓十六篇於西漢時故也不述安國之蕞業人不信之矣微李顛所引則安國之蕞業又為晉人顛達一切沉沒之矣其誰知之今為李顛答曰常璠世止見安國有泰誓十六篇傳註計安國必不能逆見晉時古文不知顛達何為倒道而言余則以為使顛達因李顛所引更考安國所作論語傳庶幾臨雖之覆其得發乎

以上二卷之一譜安國古文出於漢武之世乃正經受  
厄之一

尚書譜卷之二 二之二

旌川梅鷲學

劉向別錄古文尚書五十八篇譜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大禹謨 皋陶謨

益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湯誓 湯誥 咸有一德

典寶 伊訓 肆命 原命 盤庚三篇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康王之誥 周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劉向別錄五十八篇如此可見安國將序散見各篇之端矣孔穎達疏云伏生今文三十四篇并增益二十四篇共為五十八篇所謂三十四篇者鄭分於伏生二十九篇之

內分出盤庚二篇并康王之誥泰誓三篇為三十四所謂  
二十四篇者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等共二十  
四篇可見劉向時亦全無東晉二十五篇之影響也然鄭  
氏後漢末人去向時遠不過注向之別錄云爾書豈鄭氏  
所分哉乃向同時人張霸所分耳霸增九共為九篇足二  
十四之數後人因其足二十四篇之數遂以十六篇為張  
霸偽作豈不謬哉正猶伏生壁出二十九篇孔安國裂出  
舜典益稷晚又裂出康王之誥又分散其序篇霸從而裂  
出盤庚二篇泰誓三篇足三十四篇之數耳因其足三十  
四篇遂以泰誓亦為張霸偽作豈不尤謬哉夫張霸逞其  
私意小智取伏生正經裂為三十四篇又取安國古文增  
為二十四篇如此劉向一世通儒宜折衷于道覈實其正

曰何者為真何者為偽何者為私意小智所增益以示後之人可也今皆不然特依張霸所為而別錄之何其蔽於邪說而無特起之操也哉曾南豐譏之曰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蓋鮮矣如向之徒皆不免為衆說所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亦可見其非素傑之士故不能拔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歟

### 劉歆

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列于學官諸儒諱而攻之歆移書常書曰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驚曰甚矣劉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也計共王至

於歆時當百餘歲歆尚得見共王秦虐饑至於哀時幾二  
百餘年而孔氏之人至此始得藏書共王何其年之高而  
藏書乃在還書之後甚矣歆之好詐也甚矣歆詐之無端  
也或曰共王在武帝時固已猜魄曠枯精乎曠沉矣安得  
復見於劉歆時伏生藏書漢定求之餘年耳強半蕩為冷  
風化為塵土矣安得孔氏藏書於二百餘年之後然則吾  
子何其多虛辨歟曰吾非好為虛辨也請為子實之共王  
壞宅之事來晉時託為大序有此言矣安國之世見於何  
書何篇乎曰無也曰太史公有此記見於何篇何章乎曰  
無也夫安國造為古文固欲人信之也果有此事寧不鋪  
張於頰舌表著於漢簡太史公甚好奇聖子聖孫之藏書  
反不足齒於故秦時之博士哉安國不言太史不記則景

武時全無足事不過一死共王而已劉歆言其塚孔子宅以書還孔氏共王此時方全然有生也歆若不目見共王何以能道安國所不道記太史所不記邪是以共王年幾百餘歲豈虛語哉記曰始駕馬者反之馬在車後大抵不實為其事者必不知言其事不知言其事者必不知竟其事孔氏藏書至景帝時尚不言發則終無由竟其事也二百年後壞宅還書之言既出而後孔氏始言先人藏書於屋壁是以為孔氏藏書在二百年後又豈虛言哉學者知吾言非虛則歆欲以劫人心而使從己之情得矣晉人緣歆言追為安國大序明矣或曰子之辨止此而已乎曰古者封國必稽其上世之故守魯城故基自鹿門至於史門不下四三里外則先公之子孫瓜繼之蔓椒聊之衍孔父



死殺喬寓於魯所若必不能逼近宮室壞至孔宅則隱城  
內亦覆壓數十里而共王侈埒天子矣漢法甚嚴寧不削  
土櫬侯也哉且壞聖人宅又寧得晏然已乎學者知其王  
之假託則藏書之無有知識書之無有則知古文之偽造  
若此而不知則其人之知識亦從可知矣且歆託言還  
書者還秦誓十六篇之書也三統歷引秦誓曰丙午還師  
又引武成文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與東晉  
秦誓武成截然不同晉人因東漢大儒指擊安國古文漸  
至廢并人無顧惜省視之者遂繕補諸書造理設辭一舉  
而居鵠之成巢誠譎而便矣殊不知父向所傳張霸所折  
三統歷所引三者著明之甚全無顧忌攘為己有汰然欲  
以掩天下後世之心目晉人何其冒昧貪悍而太無廉恥

也哉

班孟堅

驚曰夫子曰文勝質則史夫前之作者據事直書語言簡質後之繼者加以潤色扱葦文斯爛矣史與經不同斯亦史之體宜爾也若乃班氏藝文志豈特文勝質而已哉殆以文滅質者矣子長之傳安國古文也曰專治古文古文滋多於此傳魯共王也曰好治宮室靡一長語可謂質而不文者矣志則載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孝經論語王升堂聞鐘鼓絃竹之聲惡以其書遷孔氏遂不壞宅何以多虛辭溢說與子長異耶子長安國同時人耳目睹記曾不一述猶待數百年後之孟堅耶孟堅述之于駿子駿亦在安國子長後作俑之罪子駿信難追矣雖然因其偏

而究其歸亦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吝掩者矣。歆曰十六篇固亦曰十六篇與于長所記十餘篇昭合是歆所造共王還書還十六篇非還廿有五篇也。安國之泰誓武成是在三統歷所引則還書之事可強而冒而還書之實終不可然而易也。顏達乃心借偽解十六篇為十六卷又解二十九篇亦為二十九卷甚至推後出之泰誓足二十九篇之數目而不知正經之出時寔無安國之古文安國古文之出時寔無二十五篇。晉人雖欲張虛作實罵黑為有何異於掩耳而盜鐘哉。吾故曰因其偽而究其歸亦足以知似是而非之真在有不吝掩者矣。歆之言曰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歆亦知先漢古文不慊于心故也。便歆若見晉古文諸書所引咸在要語奇字錯落

於簡歆將思以問正經肯擬之以野也乎哉歆固者子長  
安國之罪人晉人者歆固之罪人穎達又晉人之罪人

范蔚宗

後漢書儒林傳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投濟南張生及千  
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相傳至曾  
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  
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為小  
夏侯氏學三家皆立

以上蔚宗述正經所傳  
三家皆得立于學官

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  
書古文學未得立

以上蔚宗述古文所得未得立于學官初無所軒性其  
評上下其手之意而附之以一時之公論矣然則其

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欽八世皆為博士 牟長習歐陽向

書者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

陽尚書張馴傳大夏侯尚書以立之正經之傳三家

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授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董

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以上再述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

桓榮述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以上三述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以上三述

驚曰蔚宗述伏生正經安國古文傳授頗末較然明白真

得太史公之書法且盡除誕妄不經之說使人得有所考

何其精詳簡當也哉孟堅於是乎有愧矣何則伏生書三家皆得立世固無疑安國書不得立謚遂以為流落人間東晉始顯今觀孔傍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孫之傳也都尉朝傳敏預防鴻倫達融多則其弟子之傳也雖不得立而述邇相承皆為先漢古文非東晉古文則甚明矣